

欣忆

“你今天死定了！”可欣举起手枪一步步逼近歹徒，望着他眼里的恐惧，可欣心里竟产生一丝快感，她的眼里充满了冷漠与愤恨。为了这一天，为了这一时刻，她等了三年，也受了三年的煎熬，只要扣动扳机，只要动一下手指，一切都将结束，一切都会结束。

“住手！不要开枪！”高凡突然冲出来夺走了手枪，又迅速将歹徒击晕在地。

“高凡，你干什么？把枪还给我，让我杀了他！”可欣近乎疯狂地对着他大喊。

“可欣警官，清醒清醒吧，冷静一下，不要再那么激动了。你常对我说，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，是为维护人民的安全与尊严而工作的，是不能掺有任何私情的，可是，你现在满脑子里都在想着复仇，你已忘却了一切，你是否想过这一枪开下去会是什么后果？既然已经抓住了他，就把他交给法律吧，法律一定会给他以严惩的。更何况……更何况……”高凡将眼睛从可欣身上移开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他继续说下去。

可欣挑了挑那清秀的眉毛：“何况什么？”

高凡的喉结艰难地动了一下，最终他还是说道：“何况如果齐昊警官知道的话，他也一定不会希望你那么做的。”

随着“齐昊”这两个字在空气中的传播，可欣的身体开始颤抖，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“高凡，你这个大傻瓜，我……我这么做就是为

了忘掉他。”

她又哭了，坚强无敌的可欣警官竟然又因为齐昊，在自己面前落泪，高凡不知有多心疼，他真的不想可欣因为这件事再继续痛苦下去了，那会令他心痛到碎掉的。于是他走过去轻轻搂住可欣颤抖的肩膀，柔声说道：“没有必要的，你不需要这么强迫自己来忘记齐昊，那样只会让你更加痛苦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你不用忘记他，也不能忘记他。人死了，就只能活在别人的心中，如果活着的人还要可以忘记，他就真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”

“高凡……”可欣的泪水已经完全覆盖了双眼。

“齐昊不应该被忘记的，他是英雄，是我们警察中的英雄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将他永远记在心里，你，也不例外。”

可欣再也不能抑制住自己的泪水，她靠在高凡的肩膀上放声痛哭。高凡也任由自己的衬衫被泪水打湿。他想他可以理解可欣心中的苦，也许这一大部分苦是自己带给她的。可欣的心里一直存放着齐昊，这他知道。但他还是爱上了这位漂亮能干的女警官，爱得无可救药，纵使自己在那些追求者中一点都不出色，但他还是一直默默关心着可欣，也许是被他的诚心打动了，可欣竟然答应了他的追求。他更理解可欣是因为不想对他不公平，才强迫自己忘记齐昊。但他知道，无论如何，可欣都忘不了，只是她自己还迷在其中。所以高凡能做的，就是不要让心爱的人再继续折磨自己了。

良久，可欣终于停止了哭泣，他们互相依偎着，柔和的月光为这

对无私的恋人撒下银色的光环……

“可欣，你真是立了大功了，在我们之前率先抓获犯人，而且还没有伤到他。我当时真是很担心你一激动会杀了他呢，所以我急忙追着你过来，竟还是晚了，不过你没有伤他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看来你的理智还是战胜了情感。”冯威警部急匆匆赶到，却没有看到犯人变成冷冰冰的尸体，很是惊讶。

“对不起，让警部担心了。”可欣此时心里充满了对高凡的感激，正是他的及时赶到，唤回了自己的理智。

冯威摆了摆手“没事了，你能控制住自己就很不错了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这才是一个称职的警官。好了，这个长达五年的大案件终于结束了，我们去庆功吧！”

“警部，你们去吧，我今晚想回家休息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冯威还想挽留，但高凡到冯威旁边耳语了几句，他看看可欣，又看看高凡，然后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也是，你这些天一定累坏了，今天好好休息吧，明天也给你休假。”

“谢谢警部。”可欣连忙转身跑走。高凡又帮了她，他真的很理解她，知道对她来说，今晚的庆功宴只会令她再一次落泪。白天不适合看星星，就像她现在的心情，不适合去 Happy.

可欣没有回家，而是在公园的一角坐了下来，她想独自舔舐一下心上的伤口，让它尽快愈合，精力充沛地迎接下一段爱恋。

月光如洗，倾泻而下，照到湖面，在黑夜中将人的眼灼伤……

已经过去三年了，那时高凡还没有来警队。

“可欣，来给你介绍一新同事，是从爆裂物处理小组调来的，叫齐昊，刚来我们组不熟，这段时间就由你照顾了。”冯威把身边一个戴着墨镜的小伙子介绍给可欣。

“我？”可欣心里极其不情愿，她在想这人闲着没事儿干嘛从爆裂物小组调到刑侦组来啊，而且作介绍时还戴着墨镜，拽什么拽啊。第一眼看着人就觉得不爽，但碍于冯威警部的面子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
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似乎就跟可欣料想的一样，齐昊什么案件也不管，整天都在自己的座位上看报纸，也不与同事交流。同事们在私底下也议论纷纷，大多跟可欣看法一致，“这小子很拽”。

有一天，冯威警部突然冲进一课，把一份传真拍到桌子上气冲冲地说：“又来了，两年来每年11月7日都会有传真发到警局，就像是对警察的挑衅！”

可欣刚回过头来看，齐昊就已经跑到冯威旁边了，可欣的心里只有一个词，“假积极”。她也走过去看那张传真，真的就像是一张挑衅书，是歹徒向警察的挑衅，写了一些奇怪的语句，大意就是，在10日那天，会有两颗炸弹献给愚昧的警察，而第一颗炸弹会在上午8点爆炸，地点就在这段文字那些奇怪的修饰语之中，警察作为游戏的参与者，如果不能及时破解，牺牲的就是无辜的市民。

可欣记得去年也有过这种传真，但那时是另一个小组负责的，好像还有警察因此而丧命，但却没有抓到犯人，两年来，这个案件已成为警局的梦魇。

齐昊突然说话了：“警部，这个案子交给我去查吧。”说完，也不等警部同意就拿着那张传真拉着可欣离开了一课。可欣还没反应过来，直到被拉出警局才突然甩开齐昊的手：“你拉我出来干嘛！”

“冯威警部不是叫你照顾我吗？”

“你……好吧，我当你保镖行了吧？”

“车钥匙给我。”

可欣很讨厌他这种命令人的口气，但也只能乖乖“听命”。

“这就是你们刑侦组抓犯人的手铐？”

“啊？”可欣才发现自己在翻兜时把手铐掉了出来，却不知他什么时候捡去的。“还给我！”可欣伸手要抢，却被齐昊一把拦住。

“你们一课很穷吗？手铐都旧成这样了，这么多锈还拿出来用啊。”他把手铐拿在手里把玩，却半天都没听到可欣答话，不禁转头看向可欣，却发现可欣一直在盯着手铐。

“喂！怎么啦？”

可欣慢慢把目光移向齐昊，随即又移向远方，似乎他是那么的令人厌恶。可欣几乎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那是我爸爸的手铐，他当初也在一课工作，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因为追捕犯人而被卡车撞到，这是他留给我唯一的東西。”

“所以你就随身带着？”

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一定是想劝我把它扔掉，说什么不要沉浸在痛苦之中，爸爸也不希望看到我这样之类的话，你们这些人都一样，你们根本不能理解我的心情，那种失去至亲之人的痛苦，没有

经历过的人怎么会体会到！”说到最后，可欣几乎在咆哮，她把目光移回到齐昊的脸上，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，就像在表达对这类人的憎恨，但随即又软化了下来，因为齐昊把手铐递还给了她。

“也许我体会不到，但我知道死去的人是不应该忘记的。因为死人只能活在别人的心中，如果连这点权利都被剥夺的话，他们就真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”

天哪，她听到了什么？第一次，第一次有人见到这个手铐后这样说。可欣此时的心里已经翻江倒海，这，是什么？难道叫感动吗？待可欣回过神来，齐昊已经走远，她连忙把手铐揣好，小跑着跟了上去，她一定不能把他跟丢，因为这个人在这十多年来唯一理解她的人。

晚上十点，可欣和齐昊还在一课的办公室里，是他们主动提出的加班，为的是尽快破解传真上的地址，让死亡的人数降到最低，就这样持续了两天。

第三天一早儿，齐昊就冲到一课，对可欣说：“快通知警部，我知道地址在哪儿了，叫他赶快带部队去疏散人员。”

二十分钟后，一队人赶到了米花市游乐场。齐昊说据他对传真上文字的分析，第一颗炸弹就在这个游乐场的摩天轮里。二十分钟后，游乐场的人员已全部被疏散走了。此时已是七点四十五分，当警察们还在商量对策时，齐昊已经冲进了摩天轮。

“喂，危险啊！”可欣想拉却没有拉住，齐昊头也不回地抛下了一句话：“电话联系！”可欣和一干警员只能在外面焦急地等待。

十分钟后，可欣的电话响了，她连忙掏出手机。听筒里传来了

齐昊屏息说话的声音，“可欣，我找到炸弹了，它是通过水银球控制的，稍微有一点震动就会使小球有滚落的可能，所以千万别让外面的警员进来。”

“可是只有五分钟了。”

“我可是警卫部机动部队爆裂物处理小组的头号警员，这种小炸弹三分钟就能搞定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聪明的警察啊，请为你们的愚昧付出代价吧，第二颗炸弹会在两小时后爆炸，它的地点会在这颗炸弹的显示屏上缓缓出现，但那要等到这颗炸弹爆炸的前十秒钟，勇敢的警察啊，如果你没有勇气与时间赛跑，就准备为你的市民捐躯吧。”

“齐昊，你在说什么啊？”

“这是炸弹上的纸条。”

“难道歹徒一定要杀死一个人吗？”

“废话，不杀人还叫歹徒吗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可欣想说“可是他要杀的人是你耶。”但话到嘴边立马就变成了“不管怎样，你先出来，反正还有两个小时，我们还是有可能研究出下一个地点的……”

“不行，我一定要看到提示，否则在偌大的城市中我们无法找出另一颗炸弹的藏匿点。”

“你没有必要为那些与你毫无关联的人牺牲自己。”可欣似乎在哀求。

“我是警察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我手机快没电了……”

“滴……滴……滴……”

“喂……喂……”电话已经挂断了，可欣只能傻傻地看着那静止的摩天轮，期待会有奇迹出现，延长那仅有的10秒。

4分钟……3分钟……2分钟……1分钟……

恶魔的倒计时开始了……

冯威警部在后面喊道：“可欣，还有30秒了，快离开，快离开！”

“可是，齐昊他还在里面。”

“不要管他了，快跑！危险！”冯威跑过来拉可欣。

“轰……轰……”

伴随着可欣撕心裂肺地哭喊：“不……”

瞬间的光芒令人眼睛刺痛，但摩天轮的碎片更刺得人心痛。

众人呆呆地看着那燃烧的摩天轮，看着那有如恶魔手掌的火焰，猖狂……

“滴滴”可欣的手机响了，是一条短信，只有六个字，“米花中央医院”可欣对着身后的警员大声喊道：“下一颗炸弹在米花中央医院，快去!!!”警员纷纷撤离。可欣无力地靠在身旁的柱子上，望着火焰发呆，她很讨厌老天这么戏弄自己，刚找到一个能理解自己的人，却又这么快就……“滴滴”，又一条短信来了，有九个字，但这九个字却使可欣的泪水疯狂地涌出，落到键盘上，打湿了屏幕。她看着短

信屏幕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你真是个超级大傻瓜！”接着便把手机紧紧地握到胸前，顺着柱子滑坐到地上，不能自己地抱头痛哭起来，她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，与身后摇曳的火焰相呼应。似乎这就是那个恶魔最想看到的……

一课的警员还是去晚了，虽然拆除了在医院炸弹，却没有抓到歹徒，想来他应该是远程控制的。

后来，可欣听说一年前死在这个案件上的那个警员就是齐昊的好朋友，齐昊为了替好朋友报仇才调来刑侦组。怪不得他只对这个案子感兴趣，为了它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“我想我是喜欢上你了。”看着屏幕上的短信，泪，又一次滑落。三年来，多次翻出这条短信，按下“删除”又“取消”，按下“删除”又“取消”，如此反复，这九个字始终保存在收件箱里。但那个号码，却不会再有人接听。

颤抖着手指点下“删除”，习惯性按“取消”的手指没有伸出。可欣在犹豫，她抬起头看到了月亮，仿佛那是齐昊的相框，皎洁的月光中，他那酷酷的眉毛、挺拔的鼻梁，还有嘴角那个傲人的弧度都那么的清晰，再低头看到了湖面，齐昊那张戴着墨镜的脸又映入她的眼中。最后，她把手指移动到了“确定”键上，看着屏幕上的“已完成”，她在心中默想：可是，我是不会忘记你的。